

# 試探臺南新化楊罔之生命歷程： 20世紀前期臺灣女性的就學與教育經歷

北村嘉惠\*

## 摘要

本文試圖以臺南新化教師家族所留下的史料群為線索，同時利用《學校沿革誌》、《教職員履歷書》等新化國民小學所藏的教育文書等相關資料，初步重建在 20 世紀初期從事教育工作的女性之生命歷程，以便思考在臺灣社會不斷轉變過程中臺灣人家族對新式教育的期待與經驗，並考察私人檔案所潛藏的可能性與限定性。

日本殖民史研究長期以帝國或國家的觀點來解讀臺灣人的近代教育經驗，此視角與反思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問題關心有密切關係，但反而無意識間忽略掉地方社會的脈絡而傾向於重複生產帝國的歷史觀點。相對於此種研究取向，近年越來越多的臺灣史研究者投入透過一個人、一個家庭以及一個地區社會的觀點來理解臺灣人的近代經驗之研究。本文亦試圖以一個家族傳承下來的史料群為起點，對於少有留下文字史料的女性之歷史痕跡加以初步探討，以便重新思考臺灣人的近代教育經驗與殖民主義的歷史面貌之基礎。

關鍵詞：家族史、女性史、私人檔案、學校沿革誌、教職員履歷書

\* 日本北海道大學大學院教育學研究院准教授

來稿日期：2019 年 3 月 4 日；2019 年 4 月 11 日通過刊登。

## 序言

2017 年底，臺南柯瑞吉先生決定將逾 3,000 件史料捐贈到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以下稱「臺南新化柯家教育文書」）。本文試圖以此一教師家族所留下的史料群為線索，初步重建 20 世紀初期從事教育工作的女性之生命歷程，以便思考臺灣社會不斷轉變過程中，臺灣人家族對新式教育的期待與經驗，並考察私人檔案群所潛藏可能性與限制。<sup>1</sup>

筆者初次接觸到柯家史料是 2016 年 3 月，在一位新化人康文榮先生的帶領下拜訪新化柯先生的老家。這群史料使我們非常驚訝且激動，後來承蒙柯家家族的厚意就開始深入探索這個私人檔案的世界。關鍵人物康文榮先生是一位新化人，在當地經營麥芽糖工廠的同時，長期以來投入蒐集當地的文史資料、訪談居民、考察歷史建築物，來不斷地思考如何能夠顯現且傳承新化的歷史文化。而我們三位身為研究日本殖民地教育史的研究者，近年來共同努力推進系統性的史料調查與其公共化。<sup>2</sup> 起初我們將新化國小作為第一個主要據點，接著繼續探索前身為新化公學校分校的幾所國小和其他地區的國小。所幸當我們開始翻閱新化國小的資料不久就能認識到康先生。從那時候起，他與其他當地文史工作者給我極大啟示，尤其是他們對於自己歷史與文化的思考與行動實在令人重新思考建構歷史的觀點與主體。這次柯家史料能夠蒐藏到博物館，有益於長期保存和共同活用，背後不能忽視這些當地人不斷的努力。

<sup>1</sup> 本文以在 2019 年 1 月 19 日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舉行民間私人教育文書捐贈儀式後舉辦的「上學去—近代教育與臺灣社會」臺灣教育史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所作的報告為基礎。

<sup>2</sup> 其成果之一部分請參考：北村嘉惠、樋浦鄉子、山本和行，〈「新化公學校沿革誌」「新化農業補習學校沿革誌」：植民地台湾の教育史〉，《北海道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院紀要》126 號（2016.6，札幌），頁 1-190。北村嘉惠，〈「山上公學校沿革誌」：植民地台湾の教育史〉，《北海道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院紀要》129 號（2017.12，札幌），頁 1-54。兩篇論文各別收錄新化、山上各公學校的沿革誌全文（分別收藏於臺南新化、山上國民小學）。

本文題目原為〈走進柯家史料的時空〉，其用意並不只在於跨越時間回溯過去時空，乃是在於試圖先把以國家為中心的歷史觀點放在旁邊，透過一個人、一個家族所經歷的時間與空間來理解這塊土地的歷史。尤其是關於此次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特展的主題「上學去」，關注的是民眾的教育經驗。過去日本殖民地研究長期以帝國或國家的觀點來解讀臺灣人的教育經驗，此視角雖與反思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研究關心有密切關係，但反而無意識間忽略掉地方社會的脈絡而傾向於重複生產帝國的歷史觀點。相對於此種研究取向，近年越來越多的臺灣史研究者投入不同視角來解讀臺灣人的近代經驗之研究。本文亦試圖以一個家族傳承下來的史料群為基點，進行探討更多層面的歷史痕跡，以便重新思考臺灣人近代教育的經驗。

## 一、柯家史料的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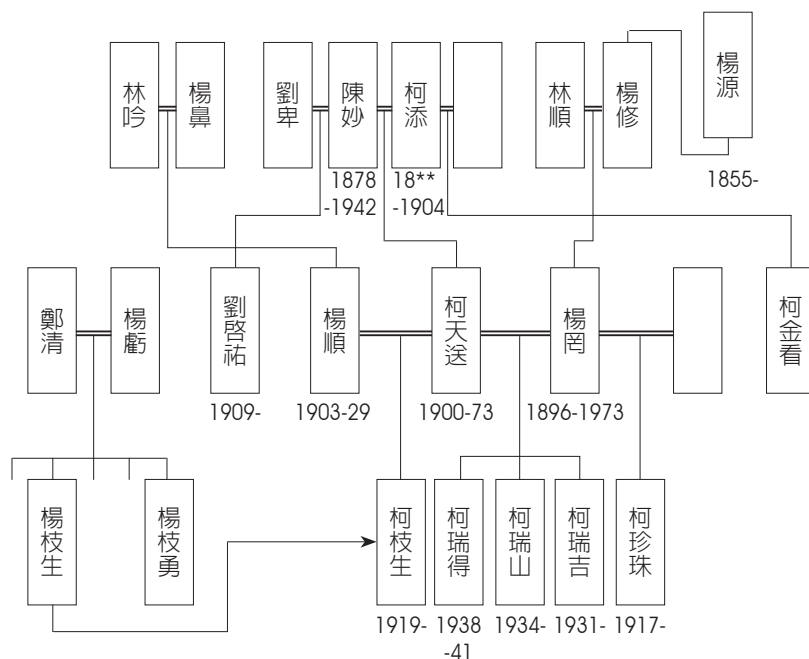
柯家史料的核心為橫跨二代的父子——柯天送（1900-1973）、其二子柯瑞吉（1931-）——及其家族的教育史料。特別的是，他們父子都出生於新化，就讀新化公學校，任教新化地區的初等學校一直到退休。<sup>3</sup> 在時間上，長達從 20 世紀初到 70 年代為主，在領域上，涵蓋他們求學過程以及教學經歷。其中，除了家族成員的成長與就業過程的紀錄之外，更包含許多在公務上的紀錄。因此他們所留下的史料則與當地居民的教育經驗密切聯繫。尤其是，在臺灣近代史研究上史料最薄弱的 1940 年代的部分也相當豐富，提供可窺看跨越不同時代投入新式教育的個人經驗與地方社會所面臨的動態。

表 1 為柯天送的家族關係。其中本文要關注的是他再婚後的妻子楊罔（1896-1973）。第一位新化出身的女性教師楊罔，是在臺灣被編入到日本領土不久後出生於臺南大穆降，父親為楊修、母親為林順。他 10 歲進入大穆

<sup>3</sup> 在行政上新化地名幾經變化（大穆降，大目降，新化），本文除特定時期之外，皆稱為新化，以利於閱讀。關於新化地區的變遷與新化公學校、分校的沿革，請參考註 2。

降公學校（1905），15歲赴臺北就讀國語學校第二附屬學校技藝科（1910）（同年5月改稱國語學校附屬女學校），18歲畢業後返回母校開始踏上教學之路（1913）。之後，除了從事學校教育16年之久之外，同時也養育了5位子女及其下一代（楊罔與柯天送的經歷可參考表2）。

表 1 柯天送家族關係



資料來源：「臺南新化柯家教育文書」（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文物評估案）等。



圖 1 柯天送家族（推測為 1940 年）

推測為紀念柯天送授勳八等瑞寶章（1940年4月）的家族合照。左起二子瑞吉、楊罔、四子瑞得、長女珍珠、天送之母陳妙、天送、三子瑞山。長子枝生，1940年3月底赴任楠西公學校而沒有同居。

資料來源：「臺南新化柯家教育文書」，（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文物評估案）。

表 2 楊岡、柯天送年譜

年代	楊岡	柯天送
1896	11. 出生於大穆降（父親為楊修、母親為林順）	
1900		4. 出生於大穆降（父親為柯添、母親為陳妙）
1904		6. 父親柯添過世
1905	4. 入大穆降公學校本科	
1906		3. 母親陳妙與劉卑再婚
1909		4. 入大穆降公學校本科
1910	3. 大穆降公學校第 5 學年結業 4. 入國語學校附屬女學校技藝科	
1913	3. 國語學校附屬女學校技藝科畢業（第七屆） 4. 以「雇」（臨時職員）身份任教大目降公學校（月俸 9 圓）	
1915		3. 畢業大目降公學校本科
1916	7. 照准辭職	
1917	5. 以雇身份任教大目降公學校（月俸 11 圓） 12. 長女珍珠出生	
1917		4. 入國語學校師範部乙科
1920	8. 臺灣總督府公學校女教員臨時講習會（於臺北女子高等普通學校）結業、受領「公學校丙種教諭」資格證書（月俸 30 圓）	10. 與楊順結婚（1903 年出生、父親楊鼻、母親林吟）
1921		3. 國語學校師範部本科畢業、受領「公學校丙種教諭」資格證書 3. 學甲公學校任教（月俸 44 圓）
1922		3. 新化公學校任教 7. 參加新化郡主辦的學業講習班（修身科，音樂科，教育科，體育科）
1923		12. 公學校訓導學力補習講習科三個月課程（臺南師範學校）結業、受領「公學校乙種本科正教員」資格證書（月俸 52 圓）

年代	楊岡	柯天送
1924	11.公學校教員臨時講習科三個月課程 (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結業、受領 「公學校乙種本科正教員」資格證書 (月俸 50 圓)	
1925		8. 參加新化郡教育會主辦的體操科講習班 8. 參加設計校園與經營講習班
1926		9. 參加臺南州實業教育講習會
1927	8. 參加臺北州第一屆衛生講習會	(月俸 57 圓)
1928	7. 參加複式教授法講習(新化郡)	2. 收養楊枝生(1919 出生、父親楊虧· 母親鄭清) 7. 參加新化郡教育會主辦的體操科講習班
1929	10.照准辭職(月俸 56 圓)	1. 參加臺南州青年指導者講習會 5. 妻子楊順逝世 8. 參加臺南州學事講習會(國語、音樂)
1931	12.柯瑞吉出生	12.柯瑞吉出生
1932		3. 左鎮公學校岡子林分教場主任
1934	10.柯瑞山出生	10.柯瑞山出生
1935		3. 新化公學校虎頭埤分教場主任 3. 由新化街委託虎頭埤國語講習所講師 8. 出任國勢調查員
1938	4. 柯瑞得出生	4. 柯瑞得出生
1939		8. 參加臺南州國民精神文化講習會(教 育、國語)
1940		4. 授勳八等瑞寶章 5. 兼任虎頭埤·大坑尾·礁坑子·新和 庄·茄荖坑各國語講習所主事 8. 出任國勢調查員
1941	3. 柯瑞得過世 4. 改姓名為河村優枝 長女珍珠與周江著結婚	3. 柯瑞得過世 4. 改姓名為河村隆夫 5. 授正八位(月俸 72 圓)
1942		8. 母親陳妙過世
1944		3. 新化北國民學校訓導
1945	9. 姓名變更為柯楊氏岡	9. 姓名變更為柯天送 10.就任新化初級女子職業學校校長

年代	楊岡	柯天送
1946		1. 臺南縣教師講習班修業 4. 臺灣地方行政幹部訓練團修業 8. 臺灣省中等學校教員甄選合格
1947		1. 就任新化初級中學教員（兼教務主任）
1948		7. 參加教員人員暑期講習班
1949		10. 臺灣省中等學校教員檢定合格（初級農職·農業科）
1950		7. 當選為中國國民黨臺灣臺南縣執行委員會幹部
1952		8. 中等教員暑期講習班公民科修業 臺灣省中等學校教員申請免試檢定
1954		4. 受聘為中國童子軍臺灣省臺南縣市第八團團務委員會委員
1961		5. 當選中國國民黨臺灣臺南縣執行委員會小組組長
1965		自新化初級中學退休
1973	7. 過世	10. 過世

資料來源：「臺南新化柯家教育文書」（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文物評估案）；新化國小，《日據時代教職員履歷書卷》（臺南：新化國民小學藏）；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職員錄》（「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http://who.ith.sinica.edu.tw/>，2019/1/1）等。

相對於柯天送、柯瑞吉父子相關資料豐富多彩，柯家史料中有關楊岡的文字資料其實極為少數。我想這也可以說是柯家史料的特色之一。在新史料的「發掘」時，若只關注史料較為豐富的側面，就很容易忽略掉沒有留下文字史料的人們之存在。這亦是本文試圖將焦點放在楊岡的理由之一。所幸柯家史料包含一些楊岡的照片，另外新化國民小學所藏的資料以及公文書中留下部分相關資料。雖然只是片斷資料，以下利用這些公私兩方面的資料，試圖展現出柯天送家族史的一側面，並從一個家族的視角來思考新式學校擴展過程。

## 二、第一位新化出身女性教師之誕生

### (一) 修學過程

表 3 為將新化國小所藏學校沿革誌整理的一部分。由此可以了解大穆降公學校初創時期的學生動態。從表 3 可觀察到，最初 5、6 年雖有女生在籍，但其中只有 1900 年才有一半的女學生上課，其他都沒有女生上課。第一次有女學生升級到第五年級則是開校 10 年後的 1909 年，這個人就應該是楊罔。但他沒有從公學校畢業，只唸到 5 年級就直接進入女學校。在大目降公學校初次有女學生唸到 6 年級而順利畢業，則得再等到 10 年後。

表3 大穆降公學校學生動態 (1898-1909)

1899年1月底					1900年1月底				
1899		第1學年	速成科	合計	1900		第1學年	第2學年	合計
在籍	男	37	22	59	在籍	男	87	11	98
學生數	女	-	-	-	學生數	女	9	-	9
出席	男	23	19	42	出席	男	38	10	48
學生數	女	-	-	-	學生數	女	9	-	9
每日出席	男	17.0	12.9	29.9	每日出席	男	27.1	5.0	32.1
平均數	女	-	-	-	平均數	女	4.6	-	4.6
每日缺席	男	20.0	9.1	29.1	每日缺席	男	59.9	6.0	65.9
平均數	女	-	-	-	平均數	女	4.4	-	4.4



1901年1月底

1901		第1學年	第2學年	第3學年	合計
在籍	男	95	16	4	115
學生數	女	23	1	-	24
出席	男	55	13	4	72
學生數	女	-	-	-	-
每日出席	男	29.1	11.9	1.7	42.7
平均數	女	-	-	-	-
每日缺席	男	65.9	4.1	2.3	72.3
平均數	女	23.0	1.0	-	24.0

1902年1月底

1902		第1學年	第2學年	第3學年	合計
在籍	男	58	13	9	80
學生數	女	19	-	-	19
出席	男	36	13	6	55
學生數	女	-	-	-	-
每日出席	男	26.3	7.2	5.8	39.3
平均數	女	-	-	-	-
每日缺席	男	31.7	5.8	3.2	40.7
平均數	女	19.0	-	-	19.0

1903年1月底

1903		第1學年	第2學年	第3學年	第4學年	計
在籍	男	78	29	17	7	131
學生數	女	3	1	-	-	4
出席	男	52	23	6	4	85
學生數	女	-	-	-	-	-
每日出席	男	38.1	19.1	5.0	5.5	67.7
平均數	女	3.0	1.0	-	-	4.0
每日缺席	男	39.9	9.9	12.0	1.5	63.3
平均數	女	-	-	-	-	-

1904年1月底

1904	第1學年	第2學年	第3學年	第4學年	第5學年	第6學年	計	出席 平均數	缺席 平均數
男	91	27	19	6	5	-	148	75.6	69.0
女	-	-	-	-	-	-	-	-	-

1905年1月底

1905	第1學年	第2學年	第3學年	第4學年	第5學年	第6學年	計	出席 平均數	缺席 平均數
男	74	26	17	19	7	-	143	126.39	16.6
女	12	3	-	-	-	-	15	13.1	1.9

1906年1月底

1906	第1學年	第2學年	第3學年	第4學年	第5學年	第6學年	計	出席 平均數	缺席 平均數
男	76	53	25	14	16	7	191	157.92	33.1
女	20	7	3	-	-	-	30	20.2	9.8

1907年1月底

1907	第1學年	第2學年	第3學年	第4學年	第5學年	第6學年	計	出席 平均數	缺席 平均數
男	51	64	47	18	11	11	202	160.12	41.9
女	11	5	2	2	-	-	20	13.24	6.73

1908年1月底

1908	第1學年	第2學年	第3學年	第4學年	第5學年	第6學年	計	出席 平均數	缺席 平均數
男	48	54	46	35	8	8	199	178.32	50.6
女	6	4	2	-	-	-	17	11.64	5.36

1909年1月底

1909	第1學年	第2學年	第3學年	第4學年	第5學年	第6學年	計	導師
第1學級	男	56	-	-	-	-	56	教諭 酒井達 雇 蘇江燈
	女	11	-	-	-	-	11	
第2學級	男	-	48	-	-	-	48	訓導 劉鎮
	女	-	3	-	-	-	3	
第3學級	男	-	-	45	-	-	45	訓導 鍾天德
	女	-	-	5	-	-	5	
第4學級	男	-	-	-	30	21	57	教諭 酒井達 教諭 小野邦彦
	女	-	-	-	1	1	2	
計	男	56	48	45	30	21	206	教諭2 訓導2 雇1
	女	11	3	5	1	1	21	
	男	每日出席	172.88	每日缺席	33.12	平均出席	83.92	
	女	平均數	17.56	平均數	3.44	比率	83.62	

資料來源：新化國小，《日據時代學校沿革誌》（臺南：新化國民小學藏）。



圖 2 大穆降公學校的教職員與學生（推測為 1908 或 1909 年）

資料來源：「臺南新化柯家教育文書」（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文物評估案）。

圖 2 為大穆降公學校的教職員與學生們的合照，其年代可以推測為 1909 或 08 年。學生中有男生 24 名、女生 4 名，除了女生人數非常有限，不論男女年齡幅度相當大。<sup>4</sup> 其中有做記號的女孩就是楊罔。另外吸引我注意的，是在前排二列中有一位成人女性，應該可以推測為大穆降公學校第一位女性教師河野ミズ（1875-？）。他是日本九州士族家庭出身，曾在京都尋常小學校任教兩年，後來，1908 年 1 月以「雇」（臨時職員）的身分赴任大穆降公學校。<sup>5</sup> 根據學校留下的資料，他沒有擔任班主任，且只在任到翌年 6 月就離職。換言之，剛好是楊罔唸四、五年級的一年半任教大穆降。由此我們或許可以推測，因為有了年級比較大的女學生，學校才臨時安排女性教員。<sup>6</sup>

在大部分的家長不願意讓自己的女兒到外面與男生一起唸書的時代情況之下，為什麼楊罔不僅進入公學校而且繼續唸五年之久呢？新化地區的社會動態與大穆降公學校運作問題預定另外探討，在此簡單地指出幾點。

最直接的因素應該可以說是楊罔祖父楊源的角色。楊源是福建晉江出身，開創現在新化老街仍然聞名之晉發米穀商店。他不僅投入商業方面，並擔任大穆降公學校學務委員三年，致力於新式學校的運作。<sup>7</sup> 如許佩賢以新竹地區的例子討論，總督府對學務委員的主要期待在於透過地方有力者來督促學生就學及出席、向民眾募款且本人也捐款以便穩固學校經營。

除了楊源之外，擔任大穆降公學校學務委員的，還有李學禮、蘇緝熙等有資力、有威望的人士（表 4）。其中，李學禮也是地方社會重要人士之一，

<sup>4</sup> 根據新化公學校沿革誌，1908 年度在籍學生男 199、女 17，而「出席率」（實際上課的平均人數）男 148.32、女 11.64。1909 年度在籍學生男 181、女 16，而「出席平均數」男 172.88、女 17.56（表 3）。如何將這些統計與照片對照解讀，有待進一步考察。新化國小，《日據時代學校沿革誌》（臺南：新化國民小學藏）。

<sup>5</sup> 根據新化國小收藏的教員履歷書，河野ミズ沒有學校經歷，而在京都透過幾種講習會獲得了限定於京都府內的尋常小學校本科正教員資格。新化國小，《日據時代教職員履歷書卷》（臺南：新化國民小學藏）。

<sup>6</sup> 類似的情況可參考許佩賢，〈日治前期公學校教師的學經歷：以興直公學校教職員履歷書分析為中心（1898-1920）〉，《師大臺灣史學報》10 期（2017.12，臺北），頁 37-75。

<sup>7</sup> 新化國小，《日據時代學校沿革誌》。關於學務委員可參考許佩賢，〈近代學校的發軔與地方社會：新竹地區的例子〉，收入許佩賢，《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臺北：遠流，2005）。

從清末時期當官從事地方行政，日治初期也繼續從事地方事務。例如，他為了重建當時被禁止的大穆降牛墟而盡力。<sup>8</sup> 牛墟是買賣牛的市場，<sup>9</sup> 不僅它本身與地方民眾有密切關係，且在大穆降公學校運作上扮演重要的角色。1898 年 4 月大穆降牛墟獲得總督府的認可時，李學禮與其他申請人規劃把牛墟的收入固定用於學校經費。因此當年 10 月臺南國語傳習所大穆降分教場改成為大穆降公學校後，該校每年固定是從牛墟收入而來的「寄附金（捐款）」。<sup>10</sup> 例如，1898 年度 360 圓，1899 年度 450 圓，1900 年度 400 圓。<sup>11</sup> 據學校紀錄，由於「本校經費收支相抵，在學校運作上不認為有困難（本校經費ハ収支相償フニ足リ維持上困難ヲ認メズ）」，1898 年 11 月以後停止向學生收費。

表4 大穆降公學校學務委員（1898-1919）<sup>11</sup>

姓名	生年	就任	辭任	官職（清末／日治）	公共事業等
李學禮	1852	1898	1907	煉局事務 1898 大穆降辦務署參事	私塾教師（1898）、大穆降牛墟開設請願（1898：鍾鏡清，蘇有志，李學禮）
蘇緝熙		1898	1999		私塾教師（1898）
王振邦		1899	1904		
廖語	1858	1900	1905		
□達	1864	1905	1907		
蘇葉	1867	1905	1908		大使公廟、上帝廟管理者（1915）
王武	1868	1905	1908		
楊源	1855	1905	1908		

<sup>8</sup> 〈大穆降牛墟設置願處分ノ件（元臺南縣）〉，《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以下同），第 9810 冊第 7 號；〈大穆降管内牛墟場一件（元臺南縣）〉，《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9810 冊第 14 號。關於公學校經費問題與地方公共事業的關係亦可參考許佩賢，〈近代學校的創設與地方社會：公學校經費問題〉，收入許佩賢，《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

<sup>9</sup> 關於臺灣牛墟與民眾生活的密切關係可參考邱淵惠，《臺灣牛：影像·歷史·生活》（臺北：遠流，1997）。

<sup>10</sup> 新化國小，《日據時代學校沿革誌》。但是，同時也要承擔不穩定因素。例如，1900 年末在臺南流行牛疫而大穆降牛墟發生虧損，因此大穆降公學校收入亦受到影響而發生虧損。

<sup>11</sup> 表中之□表示，因原件破損而無法解讀的地方。

姓名	生年	就任	辭任	官職（清末／日治）	公共事業等
林妥	1864	1905	1908		
王錦	1855	1905	1917	武秀才 1898 營業雜稅賦願調查委員、 1902 保正、傷寒預防委員、農 業組合稻穗競作會審查員等	祖師公廟管理者（1915）
梁清溪	1862	1905	1919	1902 保正、1906 傷寒預防委員	
歐□進	1877	1907	1907		
梁天賜	1856	1907			
林榮芳	1856	1907		1908 保正	

資料來源：新化國小，〈日據時代學校沿革誌〉（臺南：新化國民小學藏）；〈學務委員二關スル件（元臺南縣）〉，《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第 9797 冊第 96 號；臺南廳，〈寺廟調查書〉（1915）等。

另外，蘇緝熙是當時擔任辦務署參事而後來參與噍吧哖事件、被處決的蘇有志的兄弟。據官方資料，蘇緝熙本來在大穆降開書房，後來當公學校開設時，把自己的學生全部轉送到公學校，此後官方觀察到他失去學生也失去收入來源，就決定將他任命為學務委員而補貼一些，以便一方面靠他的威望來招募學生，同時也可以補償他原有的收入。<sup>12</sup>

由此大概可以推測，不論經費問題或學生來源，部分地方人士的積極參與是大穆降公學校運作上不可或缺的基礎。楊罔與新式學校的關係也應該可以從這個脈絡去理解。

1910 年 3 月楊罔大穆降公學校 5 年級時退學，而直接進入國語學校附屬女學校技藝科 1 年級。<sup>13</sup> 至於楊罔如何決定離開家鄉而遠赴臺北繼續就讀女學

<sup>12</sup> 〈學務委員二關スル件（元臺南縣）〉，《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以下同），第 9797 冊第 96 號。〈蘇志及ヒ李學禮ノ二名ヲ參事ニ推薦ノ件（元臺南縣）〉，《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9532 冊第 11 號。

<sup>13</sup> 即為今日臺北市中山女子高級中學前身。因為該校制度與校名幾度變化（1897 年國語學校第一附屬學校分教場，1898 年國語學校第三附屬學校（本科 6 年、手藝科 3 年），1902 年國語學校第二附屬學校，1906 年分為師範科（3 年）、師範速成科（2 年）及技藝科（3 年），1907 年本科廢止，1910 年國語學校附屬女學校，1919 年臺灣公立女子高等普通學校，1922 年臺北州立第三高等女學校），以下統稱該校時，皆稱附屬女學校。關於該校的制度變遷與學生



校目前無法追尋，但從當時臺灣女子教育制度來看，除了在臺南市區與淡水郊外各有英國與加拿大宣教團各自開始女子教育之外，只有國語學校附屬女學校向女生提供公學校階段以上的教育機會。尤其是，當楊罔唸公學校 4、5 年級的時候，該附屬學校首次開始向全島招生（1907），且從臺北郊外的士林移動到市區的艋舺（1908），逐漸形成作為全臺灣唯一的女子中等學校之角色。

圖 3 推測為楊罔進入女學校不久時期的合照，他們的校舍是借用艋舺公學校，宿舍是借用宗廟。當時該女學校沒有入學考試，也沒有嚴格的學生資格規定，因此除了家庭背景較為相似——有足夠的資產且對新式學校相當積極——之外，他們的年齡或學經歷均不相同。<sup>14</sup> 後來跟楊罔一起入學的 39 名中完成 3 年課程而畢業的只有 4 分之 3，其中有不少像他一樣回故鄉當教師。<sup>15</sup>



圖 3 國語學校附屬女學校教職員與學生（推測為 1910 或 1911 年）

資料來源：「臺南新化柯家教育文書」（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文物評估案）。

動態可參考游鑑明，〈日據時期公學校女教師的搖籃：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收入賴澤涵主編，《臺灣光復初期歷史》（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1993），頁 365-435。

<sup>14</sup> 關於臺灣社會上層的家族對自己女兒的教育戰略與新教育世代的女性對自己人生的考量，可參考洪郁如，《近代臺灣女性史：日治時期新女性的誕生》（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7）。

<sup>15</sup> 參見游鑑明，〈日據時期公學校女教師的搖籃：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收入賴澤涵主編，《臺灣光復初期歷史》，頁 365-435。

## （二）教學經驗

1913年3月楊罔女學校畢業後返回新化，4月以「雇」（臨時雇員）的身分任教於母校，為大穆降公學校第一位臺灣人女性教師。當時該校有6位教師（男5，女1），其中只有校長才是教諭，即是內地籍的正式教師，另有2位訓導是臺灣籍的正式教師，其他3位是臨時採用的雇員，包含2位臺灣籍和1位內地籍。根據學校沿革誌，當年度在籍學生人數306人（男269，女37），將5、6年級合併而編制為5個班級，由5位男性教職員來擔任導師。換言之，在3位臨時雇員中只有楊罔沒有擔任班主任。其背景因素可以考量當時班級編制與教職員待遇問題。例如當時女學生人數不夠多到編制女生班，而分別編入1到5年級。另外，和楊罔同時作為雇被採用的楊清桂（1891-？）是就讀書房後進入大穆降公學校而於當年剛畢業。日本人雇員三輪菊次郎（1885-？）是畢業於尋常小學校後參加教員講習幾次，任教內地尋常小學校幾年後退職而到臺南來任教的。由此觀察，他們3位雖均為雇員，但其年齡、經歷、民族、性別都不相同，其中三輪菊次郎只待一年就離職，而楊罔與楊清桂以臨時職員的身份繼續工作一直到1919年雇身份廢止，成為訓導心得（代理訓導）。

值得注目的是，楊罔任教母校四年後的1917年3月終於有了兩位女學生（戴金、陳香）讀到6年級而順利畢業。<sup>16</sup>也就是說，大穆降公學校開校20年後才有女學生畢業。再加上，他們公學校畢業後參加臺南廳主辦的學事講習會半年，而作為「雇」任教於公學校。<sup>17</sup>其中戴金（1906-？）返回母校為楊罔的同事。另一位陳香被派到剛從大目降公學校分校獨立的山仔頂公學校，也

<sup>16</sup> 新化國小，《日據時代學校沿革誌》。〈新化國民學校歷屆校友名冊（民國47年11月製）〉，收入新化國民學校，《新化國民學校慶祝創立六十週年特刊》，臺南，1958。有關開校初期的畢業生動態，透過數次在新化國小的調查（從2014年3月到2018年3月）沒有查閱到相關學生簿或畢業生名冊，因此創立60週年特刊所收錄的歷屆校友名冊為目前最基本的資料之一。

<sup>17</sup> 例如，戴金從1917年7月5日到1918年3月1日參與臺南廳舉辦的地方學事講習會。他所修的課程是修身國語教育教授法及家事造花裁縫，而在講習會最後一天就受雇於大穆降公學校。新化國小，《日據時代教職員履歷書卷》。



是山仔頂公學校第一位臺灣女性教師。<sup>18</sup> 對女學生來說，楊罔本身可以說是一個展現新的人生藍圖之存在。另一方面，總督府和地方政府企圖透過較簡易的方式來培養臺灣人女性教員，以便對應女學生的增加。

到了 1927 年，學生人數已增加到 16 班級，教員也有 16 位（男 14·女 2，內地籍 3·臺灣籍 13，訓導 13 或 14·准訓導 1·訓導心得 1 或 2）。<sup>19</sup> 其中，如圖 4 所見，此時已有兩個低年級女生班，由兩位女性教師楊罔與李鶯來擔任班主任。<sup>20</sup> 如李鶯（1905-？），畢業於臺南女子公學校後，參加臺南州舉辦的教員養成講習會一年，在結業的同時出任新化公學校訓導心得。此時期對臺灣籍女學生來說，就讀公學校六年再加上地方政府舉辦的短期講習會，就是從事教職最典型的路程。<sup>21</sup> 因而，如楊罔到臺北讀女學校的經歷可以說是相當特別。而且在楊罔之後，一個接一個進來的女性教師，大部分任教一到三年就離職，而楊罔繼續教書 16 年之久，相當特殊。

另外楊罔較為特別的是，在任教期間參加不少講習會。<sup>22</sup> 尤其，有三次到臺北進修，不僅取得正式教員的資格，還習得衛生方面等的新知識。例如，1920 年 7-8 月到臺北女子高等普通學校參加總督府舉辦的公學校女教員臨時講習會三週，修完後就授予「公學校丙種教諭」資格證書。1924 年 9-11 月又到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參加總督府舉辦的公學校教員臨時講習科三個月課程，而授予「公學校乙種本科正教員」資格證書；1927 年 8 月則參加臺北州舉辦的第一屆衛生講習會。這一方面是因為他就讀女學校時，其教育內容是以家政方面為主，不是為了培養教師而編制的。再加上，長久以來總督府對於培養女性教師並不積極，到了 1920 年前後就採用比較簡單且便宜的方式來彌補這個問題——就是召

<sup>18</sup> 山上國小，《學校沿革誌》（臺南：山上國小藏）。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職員錄》，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9）。

<sup>19</sup> 新化國小，《日據時代學校沿革誌》。

<sup>20</sup> 《昭和二年写真帖》（京都：柴田清次郎），臺南陳冠廷先生收藏。陳先生為奇美醫院醫師。

<sup>21</sup> 新化國小，《日據時代教職員履歷書卷》。

<sup>22</sup> 有關講習會的經歷見楊罔〈履歷書〉，收於新化國小《日據時代教職員履歷書卷》。



圖 4 楊罔擔任女生班主任（1927 年）

資料來源：《昭和二年寫真帖》（京都：柴田清次郎），臺南：陳冠廷先生收藏。

集女學校畢業生進行補習，以便提高他們教書的技能。<sup>23</sup> 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楊罔他自己對於進修十分積極，願意接觸外界並更新自己的世界。

### （三）投入子女教育

楊罔的歷程中特別吸引我目光的是，他在從事教職時，生育了一位女孩楊珍珠。如上所述，楊罔的女性同事們都在短期內離職。女性教師短期離職的情況，當時在臺灣各地相當普遍，而如楊罔結婚生孩子後繼續工作者，各有不同的因素。<sup>24</sup> 就結束第一段婚姻的楊罔而言，或許因此必須繼續工作，而且從事

<sup>23</sup> 游鑑明，〈日據時期公學校女教師的搖籃：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收入賴澤涵主編，《臺灣光復初期歷史》，頁 387-393。

<sup>24</sup> 游鑑明，〈日據時期公學校女教師的搖籃：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收入賴澤涵主編，《臺灣光復初期歷史》，頁 399。許佩賢，〈日治前期公學校教師的學經歷：以興直公學校教職

教職才可以靠自己維持生活且養育小孩。他的月俸變動可參考表 2。隨著時間推移，除了年功之外，進修而取得正式教員資格的威力十分明顯。

後來，與同事柯天送建立新家庭，之後便離職而開始投入養育孩子們。圖 5 是他們結婚後第一個孩子柯瑞吉出生三個月的家族合照。結婚生育就離職如此的路線，現在看來或許很保守，但相對於以往由家長專管子弟教育的情況，由經歷新式教育的母親來負子女教育的責任，可以說是新的教育文化，<sup>25</sup> 楊罔的經歷也可以由這裡理解。

他們教師夫妻的孩子們有兩位（柯枝生、柯瑞吉）先後當教師。甚至，若從柯天送母親陳妙來看，他的兩位兒子（柯天送、劉啟）都畢業於中等學校後當教師，長媳與兩位孫子也走同樣的路線，可以說是第一代學校教育家族的出現。從此可想像當時在臺灣社會裡，公學校教師的吸引力與他們夫妻對於自己教育工作的信心。

若要走上這樣的路線，不可或缺的資本之一就是國語能力。1937 年他們家庭被認定為國語常用家庭，而從他們一家人跨不同國語時代的紀錄來看，國語並不只是為了被統治者認定的標記，實際上也是繼續工作、培養下一代的重要資本。圖 6 為新化街內地人婦女的聚會，其中有兩位臺灣女性公學校教師。他們之間的互動關係有待另外考察，但值得注意的是，由於他們的國語能力才有連接到內地婦女社會的管道，因而這種外交關係也可以說是他們家族的資本之一。<sup>26</sup>

---

員履歷書分析為中心（1898-1920）等。但游鑑明同時指出，在1917年參與總督府女教師講習會的講習生中已婚者占三分之一以上（33人中13人），且有子女的也有。另外，關於在日本內地「有夫女教員問題」的抬頭，可參考齋藤慶子，《「女教員」と「母性」：近代日本における〈職業と家庭の両立〉問題》（東京：六花，2014）。

<sup>25</sup> 洪郁如，《近代臺灣女性史：日治時期新女性的誕生》。

<sup>26</sup> 根據柯瑞吉先生的口述，他小時候印象深刻的是曾為鄰居的日本家族回內地時讓給他們的日本文學全集。他們自己有訂購內地出版的少年雜誌，但因當時新化沒有書店，其他書籍必須要到臺南市區購買（口訪於臺南柯家，2019/01/20）。





圖 5 教師夫妻養育孩子（1931）

二子柯瑞吉出生（1930年12月2日）三個月的家族合照。  
左起長子枝生、天送、楊岡、二子瑞吉、長女珍珠。

資料來源：「臺南新化柯家教育文書」（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文物評估案）。



圖 6 新化街內地夫人與公學校女性教師之交際（1920年代中期）

後排左一為楊岡，左三推測為李鶯。前排右六為校長中村龜吉夫人。

資料來源：新化農業補習學校、新化公學校職員一同，《恩師中村先生送別記念写真帖》（臺南：葉陶楊坊所藏）。

## 結語：柯家史料提出的挑戰

最後要指出的是，柯家史料提示的另一個重要課題。當我們回頭觀看日治時期新化地區的學校分布與就學狀態，如表 5 顯示，到了 1940 年代並不能說學校教育很普遍，地區之間、男女之間的差異也相當明顯。至於各街庄，男女的就學率，男生最高為南化庄 81.96%（就學人數 567 人），最低為新化街 42.57%（就學人數 6,654 人），女生最高為南化庄 64.80%（就學人數 405 人），最低為安定庄 18.12%（就學人數 354 人）。<sup>27</sup> 此情況一方面是日本政府對殖民地教育不積極的結果。雖然總督府要求臺灣人講國語、變成日本國民，也有些日本教師或官員很認真且很熱情地投入教育工作，但總體來看，殖民政府並不能說積極推展近代學校。然而，臺灣社會方面，學校教育的運作則奠基於當地人的意向與參與。因此，也可以說表 5 顯示的則是臺灣人對於近代學校的一種距離感。正因為如此，要了解臺灣人的近代教育經驗，除了關注學校教育或國語世界的擴展之外，必須留意學校教育與國語世界之限制，以及新式教育與以往的教育與言語實踐之混在狀況。

至於此問題，值得注目的是，由於柯天送除了任教公學校之外，亦兼任國語講習所主任，因此留下相關國語講習所的珍貴資料。特別是 1930 年代中期到 1940 年代初期講習所參與者的名單、紀念合照、柯天送作為主任為了開幕典禮準備的日語臺語混在一起的訓詞稿子等。此一群資料可以說在柯家史料中有特別意義。講習參與者大部分未曾接觸過新式學校，因此透過這些資料我們可以探索的，不是國語運動的強烈推動，乃是國語世界與母語或族語世界的交界與距離，甚至，可以進一步接近當時沒有接觸過學校教育的民眾世界。

<sup>27</sup> 臺南州教育課，《臺南州學事一覽（昭和 16 年度）》（1942）。

我們研究歷史的人會拼命尋找資料，也會盡力把它保存下去。但除了收集、解讀這些資料之外，我想同時還需要思考在資料上沒有浮現出來的面貌、沒有發出來的聲音。對我個人而言，這幾年來在新化、透過新化人所相遇的每一件資料，使我重新面對這樣挑戰，同時也給我豐富的啟發。

表 5 臺南州新化郡內學校分布與就學狀況（1941年度）

1941	國民學校數（2號表） 初等科	人口 （「本島人」）	面積 （方里）	就學兒童數		學齡兒童數		就 學 率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臺南州 （2市10郡）	206	1,489,621		102,765	48,337	164,570	153,514	63.89	33.41
新化郡 （2街7庄）	11 (6)	99,128	42.58	6,654	3,417	10,400	9,577	63.98	35.68
新化街	1 (2) 新化北·北新 （分）·虎頭 埤（分）	16,455	4.02	839	574	1,971	1,802	42.57	31.85
左鎮庄	1 (1) 左鎮·岡子林 （分）	7,647	4.86	593	418	986	786	60.14	53.18
玉井庄	1 (1) 玉井西·九層 林（分）	9,419	4.95	685	414	935	983	73.26	42.12
楠西庄	1 楠西	4,579	7.11	272	173	401	411	67.83	42.09
南化庄	1 (1) 南化·北寮 （分）	6,436	11.12	568	405	693	625	81.96	64.80
善化街	2 善化西·善化 東	18,808	3.21	1,273	560	1,661	1,449	76.64	38.65
安定庄	2 安定·南安	20,497	2.40	1,314	354	2,102	1,954	62.51	18.12
新市庄	1 新市	7,303	2.59	571	264	911	805	62.68	32.79
山上庄	1 (1) 山上·大社 （分）	7,983	2.32	539	255	740	762	72.84	33.46

註釋：國民學校分教場以（分）表示，並其數量以掛號表示。

資料來源：臺南州教育課，《臺南州學事一覽（昭和 16 年度）》，1942。臺南州，《臺南州第 23 統計書》，1943。

## 引用文獻

1. 〈大穆降牛墟設置願處分ノ件（元臺南縣）〉，《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9810 冊第 7 號。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2. 〈大穆降管内牛墟場一件（元臺南縣）〉，《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9810 冊第 14 號。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3. 〈學務委員ニ關スル件（元臺南縣）〉，《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9797 冊第 96 號。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4. 〈蘇志及ヒ李學禮ノ二名ヲ參事ニ推薦ノ件（元臺南縣）〉，《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953211 冊第 96 號。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5. 《昭和二年写真帖》。京都：柴田清次郎，1927。臺南：陳冠廷先生藏。
6. 山上國民小學，《學校沿革誌》。臺南：山上國民小學藏。
7. 北村嘉惠，〈「山上公學校沿革誌」：殖民地台灣的教育史〉，《北海道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院紀要》129 號，2017.12，札幌，頁 1-54。
8. 北村嘉惠、樋浦郷子、山本和行，〈「新化公學校沿革誌」「新化農業補習學校沿革誌」：殖民地台灣的教育史〉，《北海道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院紀要》126 號，2016.6，札幌，頁 1-190。
9. 邱淵惠，《臺灣牛：影像·歷史·生活》。臺北：遠流，1997。
10. 柯瑞吉先生口訪，臺南柯家，2019/01/20。
11. 洪郁如，《近代臺灣女性史：日治時期新女性的誕生》。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7。
12. 許佩賢，〈日治前期公學校教師的學經歷：以興直公學校教職員履歷書分析為中心（1898-1920）〉，《師大臺灣史學報》10 期，2017.12，臺北，頁 37-75。
13. 許佩賢，《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臺北：遠流，2005。
14. 游鑑明，〈日據時期公學校女教師的搖籃：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收入賴澤涵主編，《臺灣光復初期歷史》。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1993，頁 365-435。
15. 新化國民小學，《日據時代教職員履歷書卷》。臺南：新化國民小學藏。
16. 新化國民小學，《日據時代學校沿革誌》。臺南：新化國民小學藏。
17. 新化國民學校，〈新化國民學校歷屆校友名冊（民國 47 年 11 月製）〉，收入《新化國民學校慶祝創立六十週年特刊》，1958。臺南：康天祐先生藏。
18. 新化農業補習學校、新化公學校職員一同，《恩師中村先生送別記念寫真帖》。臺南：葉陶楊坊藏。
19. 臺南州，《臺南州第 23 統計書》，1943。

20. 臺南州教育課，《臺南州學事一覽（昭和 16 年度）》，1942。
21. 臺南廳，《寺廟調查書》，1915。
22. 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職員錄》，各年度。引自「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http://who.ith.sinica.edu.tw/>，2019/1/1。
23. 齋藤慶子，《「女教員」と「母性」：近代日本における〈職業と家庭の両立〉問題》。東京：六花出版，2014。



# **The Life History of a Woman in Tainan, Yang Wang: An Essay on Women's Schooling and Educating Experience in Taiwan around the Former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Kae Kitamura\*

---

## **Abstract**

This paper makes a preliminary reconstruction of the life history of a woman who has been engaged in educational work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 author uses a personal archive recently donated by a family in Tainan to the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History, as well as historical school documents, including the chronological school record and the career documents of teachers. The study aim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experience and expectations of Taiwanese families that encountered new educational systems through continual social changes in Taiwan, and also intends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ies and limitations of personal archives.

Japanese colonial studies have commonly viewed Taiwanese educational experi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mpire or the nation state. This standpoint has been combined with critical arguments on imperialism or colonialism; however, it has led scholars to overlook the contexts of local society and to even reproduce the viewpoint of the Empire. Recently,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studies on Taiwan history have attempted to realize Taiwanese historical experience from the

---

\* Associate Professor, Faculty of Education, Hokkaido University, Japan  
Received: Mar. 4, 2019; Accepted: Apr. 11, 2019.

perspective of personal or family histories. This paper also focuses on a woman's life course to lay the groundwork of rethinking Taiwanese educational experience.

Keywords: Family History; Women's History; Personal Archives;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School; Career Documents of Teacher